

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予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得環召報初不解所以繼得汪
簡討偉書乃知上從張侍郎肯堂天啟乙丑華亭人言錄謫降
諸臣而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復命取諸臣去國原疏
與閣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則曰此喜事者故止點四人
復職而予與焉此偉書語也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
蒙恩者再矣

予同邑內中九十六名者二人一魏少司馬應嘉一子
也俱司李又俱給諫又俱刑科及予被謫歸晤應嘉於

里乃知往年謫官時所補爲浙江布政司照磨而予亦
此地此官也後賜環補吏科無不同者又予降調前一
日夢口誦二句云古木陰雲裏時時見月明至是與陰
給諫同賜環又同守制所謂古木者或取風木興悲義
若陰雲見月則與陰同環召耳異哉

予起補吏科不數日卽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北上

行至淮安方遇子師倪少司馬元璐周儀曹鑑

崇禎戊辰金壇

人方中丞孔炤

萬曆丙辰桐城人

等議同行一日聞吳儀曹昌

時改文選正郎倪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廖給諫國遴

楊給諫枝起

崇禎甲戌金山人

爲孫侍御鳳毛

崇禎庚辰萊陽人

所糾

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

不然者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

天啟壬戌上虞人
後殉難諡文正

寓淮有客獻議

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倪以
爲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卽改戶部尙書上意欲節此
費耳後予詢前後巡漕諸公僉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
予行至濟寧與河道黃總督希憲天啟乙丑原名
金貴分宜人晤希
憲故應撫坐次間言首揆必敗予愕問故希憲云往在
江南時見首揆弟名正僕今爲新同袍者每得乃兄手
書卽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
門如市朝廷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予師周輔延
儒也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抵濟寧忽飛騎傳北兵至城中如沸婦女啼號載道諸公皆惶惑欲遁倪走書約予矢不他移且擬次日與周儀曹鏹錢寺簿位坤同登城犒兵諸公慚而止又行至一小堡值北兵攻某城砲聲甚逼諸公又惶惑欲遁倪曰吾當以死守堡耳次日方徐徐登道時與北兵雖分道然相去僅三十里一橫衝便至倪不懼也

子過德州與同鄉雷僉憲續祚

崇禎壬午特用榜太湖人晤續祚乙

榜剛復時范督志完

崇禎辛未歸德人

尾北兵德州兵橫甚不

殺賊殺良又行牌仰道續祚以非所轄怒抗不令入城未幾疏糾有憑藉大力等語蓋暗指周輔延儒也時周

猶荷眷顧責令指實回奏續祚遷延未上子問故續祚
曰未見部咨到子曰見邸報卽是何必部咨續祚不能
答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至雄縣傳聞北兵彌近周儀曹
鑣錢寺簿位坤決意不行諸僕皆止予予曰倪吾師也
背師獨生不可遂聯輿行行二日有傳倪與予皆陷身
北兵者眾咸懊歎惟鑣撫掌大笑曰前行者竟何如時
位坤與同行諸公皆以此薄之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過涿州忽馮舊輔銓

萬曆癸丑涿州人

以飛騎至邀回州款語半日方旋子問倪曰馮何言倪
曰惟言不敢與聲氣左耳

子入吏垣始與吳都諫麟徵

天啟壬戌海鹽人

晤語次問詢廖

楊兩給諫被糾狀吳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鈔
非匍匐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爲名賣官納賄
爲實耳予方知孫侍御鳳毛之糾非過也楊給諫枝起
與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昌時納仁和令吳培昌多金
以雁行呼謀引至黃門而枝起怒其賄不及已遂唆甯
侍御承勳糾之卽枝起所草疏也昌時聞而大恨知陳
中書龍正與枝起交故亦百計相傾以聞事牽致龍正
坐謫時枝起與廖給諫國遴曹侍御溶
崇禎丁丑秀水人等皆
以考選一事干周輔延儒不遂怒欲返戈延儒事尋洩
此孫侍御鳳毛糾疏所自來也聞洩國遴等謀於延儒

者乃馬給諫嘉植而洩枝起言於昌時者又徐侍御殿

臣

崇禎甲戌
鄞縣人

一時貪橫變詐氣習殊可想見

孫侍御鳳毛糾廖楊疏以密封下予取視疏言國遴枝
起宜糾且謂鳳毛密封亦不可訓及晤左給諫懋第方
知鳳毛本露章上自密封發科耳予詢衙門前輩云密
封之起由前宋給諫權天啟乙丑
商邱人始時顏都諫繼祖深
非之例轉本此

予抵京後韓給諫如愈

崇禎辛未
興化人

與予言每過吳輔牲

寓吳儀曹昌時必在又姓過昌時寓亦留連竟日率以
爲常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趙象宰南星

萬曆甲戌
高邑人

在部始調兵部鄒員外維璉

萬曆丁未
新昌人

於吏

部時猶大開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
自吳昌時始予邑吳輔牲與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
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
何如昌時正色曰天子欲爲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
況目前銓部諸君皆予手援彼後輩也未幾竟敗

上一日語周輔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皆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寶通賄每奉
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予叔侍郎嗣京福建巡
按也與周輔延儒疎又吳輔牲同里至戚吳銓曹昌時
以牲督師有離心故藉口上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

延儒時鄭篆宰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毛僉憲士

龍萬厯癸丑之糾緣此

吳銓曹昌時既破格調思以奇策堅上意且籍制臺省

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科吳都諫麟徵掌河南道祁

侍御彪佳

天啟壬戌
山陰人

並未商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

蓋因上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

轉挾忿爲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

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視惟向侍御北

崇禎甲戌
慈谿人詬

諄尤力幾飽以拳

吳銓曹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吳輔姓曰惟此一着

可爲鄭太宰三俊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爲

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時不從姓復言之鄭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後以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惡傷其類人有同情故一時眾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從此始矣

蔣內閣德璟

天啟壬戌
晉江人

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

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

歎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爲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吳吏曹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吳都諫麟徵語予曰皆廖楊所爲時兩人已下獄予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爲不堪者耳

予與吳都諫麟徵同任吏垣會密詢云吳公正人自負公何嫌麟徵曰彼非獨予同鄉且門人之門人也然實鄙薄其所爲如嘉興府王太守某子公祖也聞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將掛察典伊蒼頭惶急致貨金長

安爲彌縫計又海鹽令劉某予邑父母也誘伊數萬金
入已托言謀佳缺然卽其房師處亦不爲通訊今羅察
典束裝無資特爲昌時貪耳舉二事餘可例推矣又曰
公如不信可詢貴鄉光公光名時亨崇禎甲戌桐城人海鹽令
房師也予後晤時亨不述麟徵言但云貴門人劉某曾
相候否時亨曰無方知麟徵言不謬初劉某入閩昌時
以其子密托之劉某恐後爲己累以藍筆重加圈點而
以墨筆抹托言大主司吳翰林國華崇禎甲戌榜眼宜興人所爲
已詢之國華非也故恨若王某則以五百金饋不稱昌
時意耳此又何樞曹剛所言也

吳都諫麟徵爲予言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贄

稱門下士彼幾冠博帶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贄者卽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閣臣爲愧至此番獨不然每清晨過閣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亦某道周輔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輔牲尙聲氣故間出僞士惟蔣輔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予與沈給諫廕培崇禎辛未歸安人往謁見座無虛席止立談中門飲茶

堦下而退子上馬顧問廕培曰何例廕培笑曰新例也予族兄沛諸生與化人國朝徵賢良方正不就同邑吳輔牲甥也予賜環北行語子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子曰但不爲累兄曰

何累予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閣臣處人競挑激時韓給諫如愈予同邑同籍也入謁蹙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爲婦若何予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予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韓給諫如愈起家單門然爲令清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閣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予登堂謁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著東西方爲君子予爲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予與韓給諫如愈每謁吳輔姓則曹給諫良直

崇禎丁丑汾陽

人龔給諫鼎孳

崇禎甲戌合肥人

必先在坐話畢偕行行至堦

下良直必曲躬辭送曰門生不敢鼎孳曰予陪率以爲常然兩公皆險刻每遇早朝則自大僚以至臺諫咸噴噴附耳或曰曹糾某某或曰龔糾某某皆畏之如虎兩人與姓密人有以此併疑姓者

龔給諫鼎孳曰趨吳輔姓門江南諸人噴噴疑其構周輔延儒隙姓一日語予曰龔故非江北人所用先未考選時委身江南與周仲璉崇禎甲戌長興人誓不相負故介紹首揆以黃門擢耳旣列黃門見江北風價稍高故回面就此

傅給諫振鐸

崇禎丁丑題名碑作金谿人

臨川人曾具疏云凡招權

納賄言清而行濁者雖曰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聞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而亦真君子也時龔給諫鼎孳面詆其非遂相聞一日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孳肅萬曆丙辰合肥人問曰若爲誰鼎孳曰予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曹給諫良直龔給諫鼎孳居言路日事羅織予每騎過二人寓見有扇倚門問之必彼此過從也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予指曹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尙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不得已邀予進予微諷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予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

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
疑而寮案構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
獨同鄉金公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
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
恐貽慈憂方歎金公言不誤耳兩人知予諷彼不悅然
以予與吳輔姓同里故不敢侵

熊司副開元

天啟乙丑
嘉魚人

故給諫也往因周給諫瑞豹

天啟

壬戌秀
木人

作令時以某項錢糧未完先出已貨代納故得

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周輔延儒以瑞豹其門人
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
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實孫

廷尉晉意授人疑晉欲吳輔牲爲首揆故有此疏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爲宣大總督

熊司副開元請對意在攻周輔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上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吳銓曹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爲昌時勒剛上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

賂金吾養性楚人周輔延儒特用也吳輔牲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牲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

需嚇尤橫卽遂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遺緹綺上然

之養性不悅適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塚

崇禎辛未萊陽人

廷杖

旨下養性密語同鄉廖給諫國達曰有密旨置兩人死
子不奉詔國達以告曹給諫良直良直卽草疏入告謂
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有此旨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
爲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又以良直與姓密
故并疑姓

曹給諫良直疏旣上久留中不發一日召駱金吾養性
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
亦無意殺熊司副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閣臣私
語以對大約皆指周輔延儒守不潔而吳銓曹昌時所

言亦供入疏內疏上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吳輔牲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孫廷尉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爲人圓巧善於迎時及總督宣大予謁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整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爲戲也至宋納言學顓

崇禎戊辰吳縣人

所舉邊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成樞曹德

崇禎辛未

霍州人後殉國

寓江南每昌言於

人曰周老師大錯忽一日風聞長安言與馬翰林世奇

王銓曹重謀疏糾周輔延儒并及周儀曹仲璉仲璉逢人垂泣愬其羽翼正人功已知訛也人皆哂之

周儀曹仲璉

崇禎甲戌長興人

與周輔延儒密自稱猶子每致

書於人目曰輔叔與昔之無賴曹欽程

萬曆己未彭澤人

呼馮

輔銓爲家師同然無螫手人鮮怨者一日有給事往晤仲璉周儀曹鑣適至給事遜坐仲璉遽曰舍弟給事笑曰若令弟則僭坐矣

鄭冢宰三俊以聲氣與周儀曹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出揭陽令張明弼

崇禎丁丑金壇人

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

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腹肚單又原任封邱令曹宗璠

崇禎辛未金壇人

鑣婦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邊刑曹之靖

萬曆

已未封邱人先令興化爲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擱不復人皆謂

鑣所爲予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扎以示先諄諄引咎

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

吳廷尉履中

天啟乙丑金壇人

列名焉時鑣爲韓給諫如愈所

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鄭太宰三俊素有清望予疏中會及之及爲冢宰誤任

吳選郎昌時用舍一憑指授而周儀曹鑣亦與故韓給

諫如愈糾鑣并尤三俊偏聽然前糾昌時者吳都諫麟

徵祁侍御彪佳後皆殉國乃一二偏袒羣王猶目麟徵

等排擠正人信哉朋黨之能亡人國也

吏科章都諫正宸

崇禎辛未會稽人

以罪行上慎重其代周輔

延儒舉在籍吳給諫麟徵對遂用之初延儒以己與麟

徵俱先後出張中丞延登

萬曆壬辰章邱人

門故力行推挽及

麟徵抵任落落難合謁見甚稀一日往見延置上坐敘
同門交謂曰吾以言路第一要任屬公知否麟徵曰公
不審某不肖願申公誼以報私恩延儒不悅及欲復馮
輔銓冠帶麟徵謂非大賢殊杰不宜輕改成憲又延儒
曾因會議首舉一曹即姓氏詢百官皆許其當麟徵復
有言自此與延儒隙矣

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

張氏

皇后語周后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

在此遷安往且厯言周短周后

崇禎

以聞上大怒遣宦

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不得已
乃遣周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賂金吾養性重賄周后
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

周輔延儒出征遠方給諫士亮

崇禎辛未
歙縣人

從行與子皆

門人也時周門客猥雜予語之曰凡觀人當於其骨今
日顧指他年下石無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
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然已
無及

周輔延儒出征時識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
及至軍中用劉總兵澤清

東平伯

爲中軍官諸大將及偏

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密以聞上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香煙起疑有火災諸閣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崇禎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

米脂人

攻陷襄陽承天

失守上召對隕涕諭吳輔牲曰卿向歷巖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命條奏來看牲疏言李賊蹂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芒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勦疏入不

下牲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
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牲奏左良玉跋扈近閩部督
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
從臣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閩部而良玉退據江漢更
有甚於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勦寇
退可驚御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
陳輔演天啟壬戌
井研人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牲言
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
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上始怡然曰
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張司馬國維天啟壬戌
東陽人請以

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去防邊必俟師旋方可調度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已北兵退演復具揭留唐兵已得旨牲又揭請集所調兵時上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兵遷延久之牲遂得罪初楊閣部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總督啟膺萬曆己未永城人代之則往來依違爲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誚爲左府幕客牲之所言不爲無見但良玉素服牲威名聞其至必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而牲不知其意且欲集兵以制乃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亦隨之事乃關天非獨牲之過也

吳輔甡奉旨勦寇久未行適周輔延儒奉旨代征朝拜
命夕出都時蔣輔德璟言於倪司農元璐曰上欲吳公
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予聞倪言卽
往告甡甡曰無兵安往時孫都諫承澤崇禎辛未順天人亦力
言宜速甡皆不以爲然蓋因甡屢奏請行以無兵爲言
上曰徐之邊事靜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聖意實欲甡
先行而以兵繼之也初甡奉命後孫督傳庭將出兵勦
闖上以語甡甡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上不
以爲然則已窺見其端矣

吳輔甡面奏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徵必不能
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卽勦寇勝着耳允之及疏入

留中蓋不欲恩歸臣下也

白總兵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趙督光忭爲

人粗率先未告廣恩密請召廣恩入京錫之宴用爲武

經略時上頻誅大帥又故袁經略崇煥

萬縣人

亦以

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爲名盤桓真

定城下時吳輔姓欲上嚴旨治罪而已爲力救卒之勦

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上命內臣二人齎

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爲牲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

寧南侯臨清人

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爲左

兵追殺復退上密遣中貴賫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

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密狀吳輔姓密具揭言左鎮

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今復遣內臣往若
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
常賞賚未晚也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爲
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
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寬假左帥若此

吳輔姓語予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足跡先越春明恐
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及邊警弛先所請唐總戎通
兵又爲陳輔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
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上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
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閤或云駱金吾養性之媒
孽也

吳輔姓旣奉旨杜門待罪予往謁適龔給諫鼎孳至曰
必首輔所爲姓正色曰不然適蒼頭自閣至見首揆揭
繳聖諭且力爭旣繳復發安有一面媒孽一面解釋者
鼎孳無以應方知兩輔水火皆若輩構成也不數日首
輔看議旨亦下

周輔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上意吳輔姓自言不及然
門客猥雜酬酢紛紜竟若忘爲雄察主也及北征歸猶
錫之宴手玉卮賜宴又失機范督志完趙督光忤等或
戍或徒不由刑部由閣擬皆從輕悉俞允不數日命九
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
議單皆褒貶相半獨會都諫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

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子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周儀曹鑣抵京逢生辰周輔延儒躬往拜之若甚密者及延儒奉旨放歸鑣欲自解正色語予曰吾欲糾首輔予曰當首輔得志時不獨公宜糾卽子爲門生亦宜糾不糾誠負國今乘危下石非君子所爲鑣乃止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部疏也會劉給諫昌

天啟乙丑祥符人

於數月前糾趙督光忭

又云范督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會都諫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

昌疏者眾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反覆
罪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於轉盼
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於須臾疏上留中
曾都諫應遴與韓給諫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
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
吾忝居言職敢恤寮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
先爲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喔咿闐側故繇兵部改兵
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
屍夫嗣昌卽有罪卽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旣
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爲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衛脩文

崇禎辛未韓城人

也迨國觀遣歸又疏彈脩文爲解免

地時脩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
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旣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
座語人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
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發鈔則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
媚續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後漢
九原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爲二反劉牢之漢元王初
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爲三反應遴之反
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日上置紅匣中命一
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等語竟留中或見應

遴與吳銓部昌時同謁一大璫疑其有妙用也

韓給諫如愈以同垣後輩糾會都諫應遴旨雖未下傳

誦遍長安獨龔給諫鼎孳不平欲約同時兵垣救應遴

而劾如愈時右給諫吳公甘來

崇禎戊辰新昌人後殉國難諡忠節國朝改

諡莊不從遂止甘來應遴同鄉鼎孳如愈同鄉也如愈

與同門陳計曹道暉最洽及遷廣平守又疏言其非才

是能不徇情面者

楊司馬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會主政應遴改兵科亦踵故智北兵入

日具一疏上一日召詰曰汝爲兵科嚴戰守効功罪約

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慚而退

魏編修藻德

崇禎庚辰狀元通州人

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

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大用藻德遜謝上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數日大拜周輔延儒奉旨看議

袁給諫彭年

崇禎甲戌公安人

先以司理轉禮部因病乞歸及

起補復疏求考選陳輔演嚴駁不行彭年又託周儀曹仲璉言於周輔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踞天指心誓不負政府處也

周輔延儒看議甫數日武德道雷僉憲績祚回奏卽到

大僚則范公景文

萬厯癸丑吳橋人後有闕難

等詞林

則方公拱乾

崇禎戊辰相城人

等言官則朱公微

崇禎辛未沈進賢人

公肩培袁公彭年等景文雖周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微與肩培皆門生人謂發蹤指示者同鄉龔給諫鼎孳也疏中所劾御筆塗抹處若甚怒首輔者且召績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上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方翰林拱乾與質拱乾辨晰甚明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爲志完行賄而敵騎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與延儒門生也又有子爲金吾賄豈籍外人績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陳輔演密間之也

雷僉憲續祚因參周輔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
自居其掌扇大書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
始氣沮

周輔延儒既奉旨放歸猶疑曹龔二給諫有言託吳輔
牲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牲尙未出都良直不
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牲與予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
門生渠自爲之我不知也疏下塗抹與雷疏同然良直
數日前又頻過周若甚款殊不可測也

吳輔牲將出都語予曰幸語龔給諫弗言及首揆人將
謂吾教之及行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密
疏一封力言王應熊萬曆癸丑巴縣人爲延儒私交疏上皆留

中周輔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體又延儒行時鼎孳遠送偃僂輿前其叵測又如此或云鼎孳諸欸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

吳輔牲行後黃輔景昉

天啟乙丑晉江人

語予曰吳公必有後

禍予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周疏必云發蹤由吳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陳輔演也演素與牲不協故云

予入吏垣時江之南北各推同鄉二政府爲主遂分南北黨旣又以光給諫時亨龔給諫鼎孳爲一黨以予及方給諫士亮韓給諫如愈爲一黨以予輩三人皆江北

獨孤行無傍故外之也

沈少宰惟炳

萬曆丙辰
孝感人

居言路時以東林爲魏璫削奪

至是復與江北左時吳輔姓以督師候集兵未行惟炳
楚人疏請姓速之楚姓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姓逗遛及姓罷惟炳來謁予言此劾本非得
己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
炭故憤慟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陳給諫
泰來崇禎辛未
新昌人疏亦點綴數語劾姓者兩人而已
光給諫時享有疏及周輔延儒云利歸羣小玷集厥躬
人皆以爲當延儒聞之亦首肯

吳輔姓督師時光給諫時亨自請監軍以姓不行止後

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沈都諫肩培也肩培是歲應入春闈會都諫應遴以肩培科資先己恐不行則己入闈無階陰唆龔給諫鼎孳止時亨行遂己時亨失身闖賊致罹刑辟若輩誤之也

往例科員入闈皆論資先後是科應入闈者四人首吳都諫麟徵次吳給諫甘來次沈都諫肩培次子次會都諫應遴也吳銓曹昌時龔給諫鼎孳皆與應遴密爲圖入闈雷僉憲續祚之參肩培半由此至是予以兩叔入闈堅欲乞差應遴自幸唾手可得不意前輩辜給諫朝薦又至時予以吏科右應轉工科左而應補吏右者朝薦也於是應遴與昌時計謂不轉子則朝薦無缺可補

無官何緣入闕未幾以本至會極門復追回然一面追
回又一面以單報吏科踰二月旨不下一日朝薦語予
曰公未升蓋疑予也予駭往查果然時具黃門非假升
之官一疏將入告聞蔣侍御拱宸崇禎甲戌丹徒人疏上念乘
危下石不可遂焚稿

上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爲高下蔣侍御拱宸初得圈自
負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
之吳銓曹昌時時北兵新入昌時言於周輔延儒示意
張司馬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
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
言昌時復嘆當路以拱宸監趙督光忤軍時范督志完

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疎拱宸懼獲罪
促光忭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催戰罪拱
宸光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
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上怒
時拱宸疑昌時嫉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
吳銓曹昌時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是以眾論沸騰
具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聞周
輔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
與蔣侍御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糾預聞旨一欵
上取原票閱之果是故敗

吳銓曹昌時與吳金吾孟明密及駱金吾養性以楚人

繼盡革孟明諸厥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以己心腹代適朱侍御國昌崇禎甲戌合肥人疏糾養性養性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周皇親奎力周輔延儒亦有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蔣侍御拱宸劾吳銓曹昌時有通內數欸聞上日置案前親閱閱訖納袖中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黃侍御耳鼎崇禎丁丑斬水人亦有疏糾在拱宸先獨不下

陳輔演者吳銓曹昌時鄉試大座師也自周吳二輔行後昌時與曹龔二給諫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致慫慙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閣訖卽行然恨昌時入骨

矣其得禍本此

上御中左門召蔣侍御拱宸與吳銓曹昌時對質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上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命錦衣衛加刑吏科吳都諫麟徵奏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朝廷昌時罪無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國體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顧不能盡法耳時昌時足夾幾折不勝痛磔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獄事訖上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姓督師百計延揆爲推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糾旣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

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
時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憑地蓋陳輔演孽姓於
內駱金吾養性構延儒及姓於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
羣小藉爲口舌者曹龔兩給諫也

吳輔姓得罪被逮南京史司馬可法崇禎戊辰祥符人疏言姓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耽延
時日但姓拜命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爲用卽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
闕下心已徧於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
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左鎮倡議勤王
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咸天啟乙丑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

崇禎戊辰
郿縣人

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

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
晤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歔歔一時偶誤其罪或
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吳銓曹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王中翰陸彥以乙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陸彥曰吾已訴上帝夙冤獲伸
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周輔延儒軟美凡門生故人有求鮮不應故疵議遂集
吳少廷尉屢中嘗曰若周相去其欲則周召何遠之有
予曰不然若吳公去其偏則周召何遠之有銓賑秦撫
晉聲望赫然然減於爲相時蓋緣認門戶太著論是非

不論眞僞故偏也鄭豕宰三俊亦同此累

鄭庶常鄭吳銓曹昌時皆奸人也一附黃翰林道周一附鄭豕宰三俊人欲擊鄭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上獨斷誅兩人卽孔子誅少正卯不過是也

黃給諫雲師

崇禎庚辰德化人

號雷岸王侍御變號雷臣皆疏

糾賀罔丞王盛

崇禎戊辰丹陽人

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

辨疏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閣又北兵已退半載而邊臣諸

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爲北兵再至也

趙督光忤猛率喜談兵以北兵入口方赴召聞於某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忤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斂兵稍避得免然卒與范督師志完同誅人頗以爲冤蓋上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馮司馬元颺與倪司農元璐同心剔釐請兵則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上遣中使往視賜酒米等物名賜實囑也尋以真病得放

天津馮撫軍元颺

崇禎戊辰
慈谿人

毫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

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聞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颺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

居鄉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陳少司空必謙

萬曆癸丑常熟人

聲氣風望也予往謁語予曰

往東林初起皆仗楚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駱金吾養性所爲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鈔不絕至左右則漸蹙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爲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罔愧也予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予曰數矣予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予笑曰我不願爲季給諫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諸公所劾賊款實莫須有

謂不如是不足聳聖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萌
恐以爲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子
過淮安訪之史總督可法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
以爲虛則言官姜給諫琛等必獲罪若以爲實則所坐
數千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錢塘劉烈女者幼許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
官屢窺之一夕撥梯入女呼其父共執之候曉鳴官阿
官姪遂倡劉氏誨淫縛人取財之說鳴金聚眾眾皆信
之女哭告父曰向未污吾身猶可活今污吾名不可活
也我當死告鬼求直耳卽自縊官驗之時盛暑暴日下
無屍氣其夫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及令人薙眉察之知

其真女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迸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堅執前說女見形於丁二曰若以筆汚我吾先殺汝三立死時江濤震吼裂崩岸上下人以爲女冤官遂杖殺阿官并姪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上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人朝會圖一冊胡人華人皆分行坐上見之不悅此吳銓曹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已北兵入燕其言始驗時昌時死久矣

予一日與某同籍謁周輔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見一長班耳語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徑入後宅矣予問之其一銓曹一儀曹一兵曹一同鄉閒署也予歸而歎曰吾師

必敗矣他且弗論安有以趙熱銓曹寅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議者不數日敗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張司馬縉彥

崇禎辛未新鄉人

初入都召對忽傳范司空景文

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慎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上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楨

永樂初李濟裔和州人

與撫寧侯朱國朝

景泰初朱謙裔夏邑人

誠意伯劉孔昭

劉基裔青田人

忻誠伯趙之龍也

國楨後殉難

上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黃侍御樹其

尤也最後無賴董心葵

武進人

亦緣周輔延儒鷹犬謬邀

召對辜給諫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誠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實做若與楊嗣昌張若騏等粉飾闕辯必不能遠過縣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上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內
官之惠曹內官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季端入司禮端
京師人本子衿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
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不及夷君惟元魏孝文帝以用夏變
夷獨得列祀應祭於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沿襲宋
誤祭於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
孝文陵也予言於禮科沈都諫肩培疏云魏有兩文帝
名宏者用夏變夷蔚然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
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爲
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廉隅相高卽間有假借猶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見諸掃門政府者言夷行跼恬不知愧而省中尤橫予知必爲國禍痛切言之惟韓給諫如愈傅給諫振鐸朱給諫徽以爲善懲愚速奏初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隱其獨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厘咨儆者非憂在邊寇乎故臣謂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爲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所爭在外則又爲防危圖安仔肩其力之門戶也一日邊今特暫伏耳然再遲奈何若問北門之鎖鑰誰司則

當以三協爲門戶脫烽火復懈於傳致令穿塞而入則北之門戶隙矣一日寇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扃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爲門戶脫干櫓不戢於搖致寇呼風而下則南之門戶又隙矣故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雖然是未可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臣以爲正當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今試問邊騎所蹂躪鬪獻所翦刈誰是身膺簪笏幸保首領者其他衣冠子女或繫虎穴或拋中野而畢竟吾軀能全否吾妻子能保否故謂君事視身國事視家猶落第二義而臣謂舍君別無身舍國別無家直一體也若猶怡

堂如故鬪穴如故有薪獨貽君父卧有膽獨貽君父嘗

安乎不安乎昔宋韓琦

諡忠獻

范仲淹

諡文正

皆經略西邊

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

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詘則莫封疆於外正

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莠亂苗矣蓋始

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跖文章之外另

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歎也乃其最無賴者不爲公家

指佞屈軼而爲私門善眩胡人忽咿嚵入幕忽叱咤反

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於炎處尋冷

故非獨貪如巖嵩

宏治乙丑分宜人

專如張居正

嘉靖丁未所江陵人

宜襄足卽望塵三楊士奇

諡文貞泰和人

榮

諡文敏建安人

薄諡文定石首人

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馬者乎掃門何親
下石何捷猶覩顏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故臣謂門戶之大弊極蠹至此輩爲烈
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
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謂眞小人小人愛其身果
飲博譁呼對虜色奮必寇準蔡國公華州人徒也是謂君子君
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
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僞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
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
直相與滌肝協膽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蘇
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卽不必

在朝廷繇是恩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爲此
日卽可用怨家封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
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聞古人臣忠國時
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
以籌邊畫寇爲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
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
角無論已卽以君子與君子角而究竟何便宜之有是
故宋雒蜀朔之幟標則君子分曹以角而熙豐小人卒
伺間起問曾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
抱蔓而悲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爲失策也嗟
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

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一二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爲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旣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爲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掃門如吳昌時廖國遴等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時起郭子儀汾陽王謚忠武華州人爲帥時李光弼臨淮王謚武穆昌黎人素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於百戰而不

知其止收功於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邊驕寇橫勢極倥偬而文與文相磨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爲器獨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置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眾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勿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羣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於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爲息乎蓋鸚鵡梟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盼彼鸚鵡梟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

願爲居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人是非清於盈廷而聽
之眾咻則愈惑端邪迷於繁舍而決之聖斷則立清臣
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
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定之聖斷量懲
一二以警其餘此日暮風其少息乎夫維蜀朔構而始
乘之者小人繼乘之者外患爲身爲國兩者無一焉疏
奏留中

予嘗歎世事之來必有其漸穀廟出賁遠參卽建州入
中原遍地販參之兆穀廟夾吳昌時於廷卽闖賊遍夾
諸戚紳肆勒多金之兆穀廟改張侍御任學天啟乙丑
安岳人
爲總兵卽建州改總兵土國寶爲吳撫耿燁爲薊撫之

兆毅廟用無賴之武舉陳啟新爲給諫卽建州入中原
將飼馬肩水放炮各賤役俱任司府守令之兆毅廟以
時藝考內官得入司禮卽建州以時藝考女直蒙古人
得登科名之兆又曹司禮化淳建蘆溝橋城題其一門
曰永昌一門曰順治卽闖賊年號永昌建州年號順治
之兆

予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斷折及闖賊入
都予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予奉差至姑蘇晤徐翰林汧

崇禎戊辰長洲人

吳銓曹昌時兒

女戚也語予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戚伊
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罹辟皆非其所爲

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禍能無及

予奉差至揚州遇周輔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爲耶煊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周以聖怒不測爲憂予勸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周惟太息而已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爲公論所譏山東劉總兵澤清上書辭恩廕吳輔姓擬旨允之語周輔延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卽處分澤清之廕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姓同邑署兵垣韓給諫如愈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慚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誚讓返

其賄澤清甚恨且疑姓指授然如愈實非聽人指授者
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時坐馬一騎名楊國
柱者指麾加刃云爲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周輔延
儒罷曹給諫良直疏糾之并及澤清行賄予與如愈聞
坐旨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能制若因數疏激變言
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
事可畏也時予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
口卽北都淪陷先帝賓天之前一日也澤清又欲殺蔣
侍御拱宸以不值免

甲申二月闕勢日熾薄奠定徐撫軍標

天啟乙丑
濟寧人

爲叛

兵縛去汪簡討偉作書寄同年陸給諫朗

崇禎辛未
上元人云

闕城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
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
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
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
已調取邊兵吳三桂

高郵人

唐通入援而邊患更烈關門

危殆真不知所底第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
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
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
今尙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
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
時移孝作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爲士夫百姓倡江南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於此勢必長驅而南其不爲秦
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
之失賊尙未剗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算
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
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
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門所恃吳
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尙可恃若有意意外之變則三
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
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吳給諫甘
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閩賊國京城馬翰林世奇

崇禎辛未
無錫人

與成樞曹德書云

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爲其難亦爲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爲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載餘忽傳德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皆忿然曰彼若不死我輩必死名殉實逃何顏生存旣問之妾也其忠義所感刑於寡妻如此

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侍

御宗建

萬曆癸丑吳江人

李侍御應昇黃侍御尊素

萬曆丙辰餘姚人

張侍御慎言

萬曆庚戌陽城人

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惟慎言

成子為刑垣時同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

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襄崔應元

中尙有二彪存不知上何以不誅闖

逆陷京師欽程等遂為漏網亦可歎也

予以壬午冬季過維揚夢予師倪司成元璐為予題一

絹云深山移靜雅卜築之無聲倪雖上虞實寄籍山陰

深山移靜將彈冠矣果起少司馬至京改司農尋還詹

事府未及枚卜殉闕禍非罹卜築之無聲何

陳輔演新失上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

高郵人

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

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許光祿譽卿

萬厯丙辰華亭人

所納名妓王微有遠鑒南渡後

微病臨終以所緘一布袂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

之及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袂視之則破衣一件

碎銀一包也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

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

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

時士大夫尙不能堅節况一婦人乎聞者莫不掩口

予差竣返揚州適吳輔銓以遣戍歸與同郡鄭進士元

勳

崇禎癸未江都人

喬侍御可聘就飲子先至首言昌時反覆

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蔣侍御拱宸
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
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
憾予肆行捏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予先有
言又言昌時媼阿狀往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頭不起
姓又正色不然此噀昌時者所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可
聘至又不知予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
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宴罷姓
先行予述予言告鄭又述予與鄭言告喬笑曰三至投
杼矣

北都旣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

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官數十人俱妝飾一樣且云郡
邑不宜遽設龍亭哭臨又出黎撫玉田書云吳將軍三
桂方圖闖且有傳定王已在關門三桂破賊立之南來
已知皆誕也

山東王撫軍永吉戢盜除奸家家戶祝一時譽滿長安
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
誅改總督薊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
歸其師尙應軫作詩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
山還又有人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蹈死三山相遇問誰
愴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

耳目口鼻皆具

自古人君卽位後中宮方生太子一爲商紂亡國一爲宋太子劬盤遊一爲宋欽宗與父徽宗俱被金虜一爲本朝武宗幾以倦勤失國且無後至此爲毅宗皇太子又亡國殞身亦一異也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弘光初先從高輔弘圖

蔣麻庚戌
膠州人

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子上疏請改屢擬皆駁最後管少宗伯紹寧

崇禎戊辰武進

人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

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
毅宗並請詔用毅

予偶讀一閩紳集見稱毅宗爲威宗已乃知爲隆武唐王

時所改也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北齊主高

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言文宣

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

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

前旣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爲洋棄

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

若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知何家之宗也金哀宗乃其末主承麟所諡我明止諡元庚申君曰順帝

毅宗既改廟號禮科羅都諫志儒

崇禎戊辰
濮州人

復以陵名

請商之予予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盱眙縣陳岐山以外科寓常州見陳生組綬

崇禎甲戌武進人

年尚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

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

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李樞曹青

崇禎

甲戌金壇人

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

代不意聖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卽見無首人來索

命數日死組綬爲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

死岐山子復爲含殮訖亟歸至良卿又見無首人來索

命卒於邸

予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他疏亦然或疑上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聖諭云爲國者爲君子爲身者爲小人卽子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上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上甫五歲所生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爲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畫工詣劉新樂侯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上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算當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上益獻欬思皇太后不置賜賚金幣有加上之孝至矣

劉新樂侯文炳素與鞏駙馬永固善永固尙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上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清世祖順治十四年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

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卽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謚懷宗端皇帝上加謚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爲後代所慘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陳進士丹衷

崇禎癸未上元人

上疏毅宗欲調廣西土司兵以

勦流寇上喜授御史命持詔往及至留都識者皆言其不可遲疑不行及北都之變奉監國諭至揚州鄭進士元勳與丹衷同籍言於萬樞曹元吉

天啟乙丑南昌人

曰陳君

自負奇男子受知先帝遲回故里半年未移一步微倖

國家淪喪以成其功名且云功成不受爵功不成而反
受得無負其生平平責善朋友之道予不敢為好友諱
也元吉亦然之

工部尙書嚴震直後人至京欲為震直請諡問以諸書
所載遇惠宗雲南吞金死則齊東也時管少宗伯紹寧
欲予諡而以建文降臣恐見尤輿論欲取歷代輿論久
孚尙未補諡者數人為震直掩疵子曰雖濫一震直而
波及諸賢得與易名亦快事也因舉羅通永樂壬辰吉水人諡襄寧
王世貞嘉靖丁未吉水人諡文憲顧養謙嘉靖乙丑通州人諡襄靖陶魯豐林人諡襄靖
周新南海舉人諡忠直況鍾吏員靖安人諡肅惠王艮建文庚辰榜眼王吉水人諡端裕
三善萬縣人諡襄烈等以告疏已錄就矣因王閣學鐸不

悅世貞尼之而輟

三垣筆記中